







齊乘卷之五

前兵部侍郎今欽思容纂修

後學四明薛晨子

亭館下

開元寺

○

般陽城

內

通志

唐李邕

書開

元寺

○

在淄州

今寺

內無

邕碑

而晉

人小楷

樂毅

論石

刻在

焉蓋

淄川

東

有樂毅

廟

東十

八里

石

後寺

中子

昂

公嘗屬

余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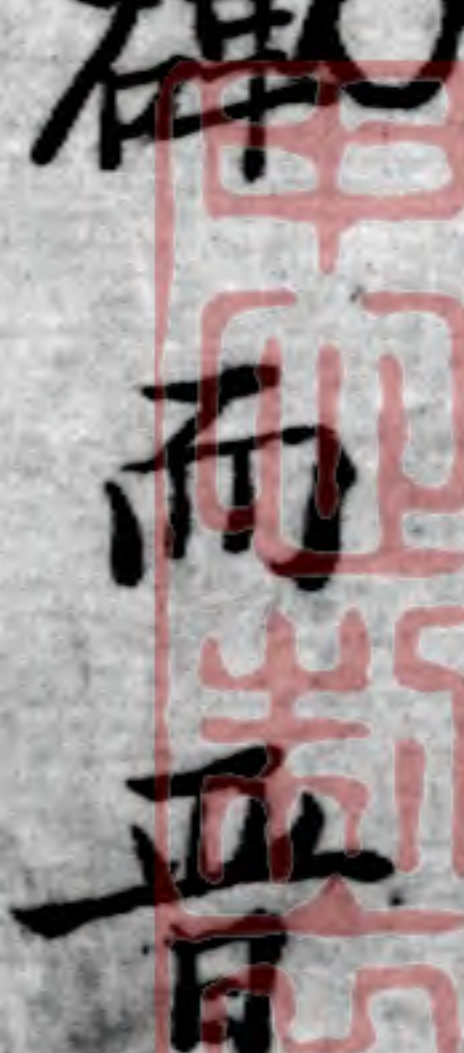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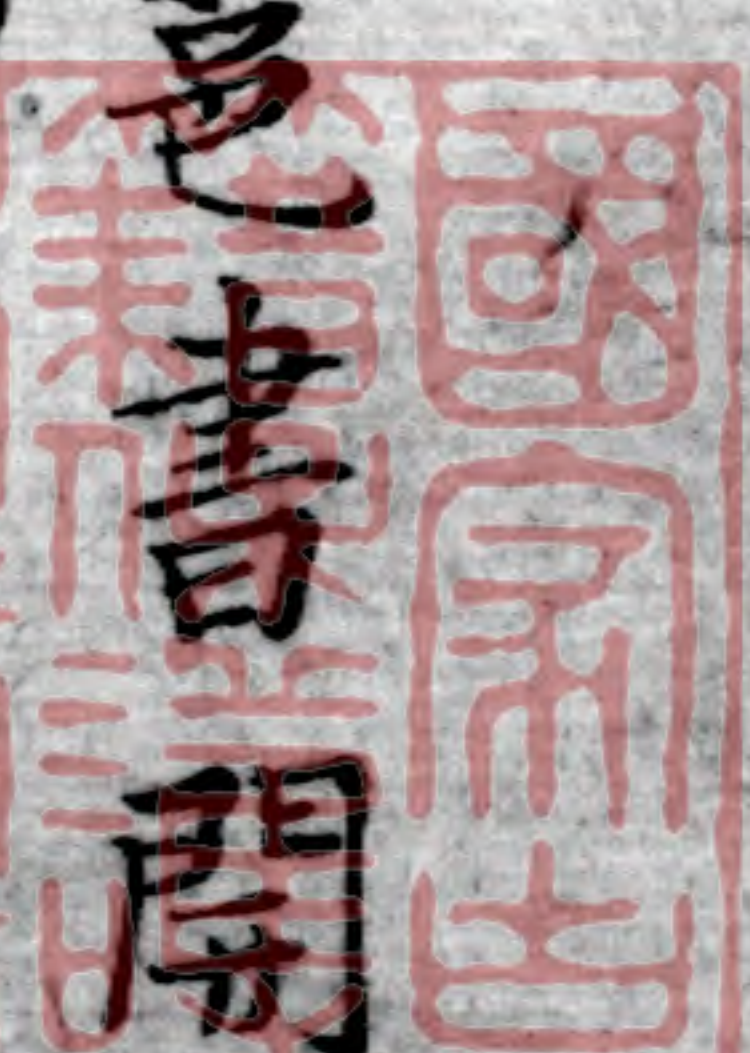
數本

每以

印手

不高

為





恨土人亦不知為貴

懷范樓○長山縣金人所建有泰和碑

刻

范公祠○長山縣宋治平二年尚書祠

部員外郎知長山縣事韓澤建

李勣廟○般陽北廿五里

東海淵聖廣德王廟○萊州西北二十

里漢以來古廟宋開寶六年敕建參

知政事賈黃中碑

四知廟○萊州東門內祀漢東萊太守

楊震

無訟堂○萊州公署後宋政和間建

劉將軍廟○萊州城內晉東萊太守有

德於萊人故祀之

幸臺○萊州城內相傳漢武帝東游訪

安期生所築有碑字滅不可攷



燕臺○萊州城北慕容德以掖為青州

築此臺觀

六龍灣龍祠○萊州北前有輪井石口

如車輪號曰天井能興雲雨金泰和

間禱樹有感碑記存焉

三山亭○萊州城北東坡有詩

僊臺○膠水縣東北五十里青山下列

仙傳公沙宿飲白鶴泉得仙嘗止此

臺之上臺極峻絕今不可登

游仙宮○萊陽縣南馬丹陽得道之地

賓日樓○登州公署後東坡志林云東

坡居如後守文登五日而去春戀山

海之勝與同僚飲酒賓日樓酒酣作

木石一絲投筆而歎自謂此來之總

河內史全叔取而藏之樓側舊有納

川亭東有頌德堂



蓬萊閣○登州北三里海濱田橫寨相  
對○本海神廟基○宋治平中○郡守朱處  
約○以其地太高峻○後廟西置平地於  
此○建閣○實為山海登臨勝槩○閣下有  
獅子洞○洞前有冷然泉○古稱浪井潮  
生浪起則沒○水退則甘冽如故○舊有  
甘泉亭○閣下碎石為海浪淘激○歲久  
圓滑○土人謂之彈子渦○黑白者可以

奕○坡公嘗取數百枚養石菖蒲○作詩  
遺垂慈堂老閣○上古今題詠甚多○而  
宋人秦樓月一詞○頗飄逸○詞云○烟漢  
漠○水天搖蕩蓬萊閣○蓬萊閣朱薨碧  
瓦○半浸寥廓○三山謾有長生藥○茫茫  
雲海風濤惡○風濤惡○仙槎不見暮沙  
潮落○登人皆歌之○  
濱都觀○樓霞縣竹五里○邱長春祖宮



遺山云○邱赴龍庭之○億兆之命懸  
于好生惡殺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  
嬴王之對遼主○不是過○自是黃冠之  
人○十分天下之二○予有威焉○清真記  
秦宮○寧海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  
古老相傳○始皇封築東南臨海縣有  
七井○後人因立祖龍廟  
朝陽亭○文登縣宋慶曆間建○

舜廟○濟南府城第二坊○按圖經○古舜  
祠在廟山○舜井在此○今廟在井傍○有  
宋碑○城外古舜坊○即畝山故道○  
娥英廟○釣突泉側○祀娥皇女英○今廢  
宣聖廟○憲府東○大明湖上○有宋崇寧  
賜碑○雍詔大現御製政和手詔三碑  
在焉○

歷下亭○府城驛郊內○歷山臺上○西面山



背湖實為絕勝少陵有陪李北海宴

歷下亭詩

鵲山亭○城北鵲山湖上少陵詩序登

歷下員外新亭亭對鵲山湖都是也

今廢

坊諸亭○水經注染水坊為大明湖西

有大明寺水成淨池池上有亭即坊

渚也池今名五龍潭潭上五龍廟亭

則廢矣湖上舊有水西亭環波亭並

見南豐子由諸賢詩今廢

仁風廳○舊府治即今憲司前街也其

後靜化堂禹功堂芙蓉堂軒竹齋

凝香齋水香亭采香亭芍藥廳並見

蘇魯諸公詩今即後堂有宋元祐名

軒碑廳西古竹猶存芍藥尚餘數

本



歷山堂○梁源堂○舊在趵突泉上○坊  
堂曰歷山南堂曰梁源南豐知齊州  
曰建此以館客有齊二堂記城內又  
有閔武堂亦見公詩又有望湖樓李  
師中所建皆廢泉西金人建勝繁樓  
亦壯麗近亦為水所壞人建勝繁樓  
百花橋○今日鵲華大明湖南岸橋南  
百花洲上百花臺環湖有七橋曰

芙蓉曰水西曰湖西曰北池之類是  
也南豐詩云莫問臺前花遠近試看  
何似武陵游又云從此七橋風與月  
夢魂長到木蘭舟○架可想見今皆廢  
矣惟○百花橋與梁源石橋僅存梁  
源橋在城西子由作記欽按濟南東  
藩名郡自唐李北海杜子美宋曾南  
豐東坡兄弟相與登臨歌詠於湖山



亭  
亭  
之上○當時政治風流猶可想見而亭  
館隳廢百無一二○今人亦那復知之  
方且戚戚於矯劻汲汲於資級○以此  
馳騫一世反有竊笑古人者矣○  
鄧食其廟○府城內○今廢○章邱臨濟鎮  
南有鄧冢○即食其冢也○食其為  
田廣○以烹煑○齊有墓弟高不應葬此  
開元寺○府城內○建於唐

祐德觀○府城內○唐碑云○瑞氣觀○宋曰  
天慶金改祐德觀○內古有扁鵲祠○金  
人因創神農廟○碑記存焉○  
靈巖寺○府南八十里○靈巖山中○其山  
與方山相連○南接泰山○北帶龍洞○極  
為深秀○疑即水經之玉符山也○時乃  
佛圖澄卓錫之地○有五鶴泉○佛曰巖  
辟支塔○自山麓至寺門十餘里○古松



天齊山廟○府城內○按漢志○濟南國治  
東平陵○有天山郡南山也○以其在齊  
因曰天齊山○猶臨淄曰天齊淵○皆  
是也○俚俗乃云山高與天齊○不經甚  
知

高唐亭○濟南豐齊北○古高唐地○有此  
亭

謝恩臺○棣州北○金賑饑所○立有金  
碑

廉頗相如祠○棣州陽信縣

李牧祠○陽信縣○按趙將相有祠在此

豈西北界趙廉藺亦嘗與齊戰○齊人  
慕其賢而祀之○云有墓者非是

秦臺○濱州東十三里○高八丈○周二百  
步○相傳秦始皇東遊○索蒲繫馬之處



亦名蒲臺般陽之蒲臺縣以此氏焉  
真祐廟○濱州城內祀齊客茅焦兄弟  
宋大觀三年賜額真祐廟改和六年  
兄封允濟侯弟彊濟侯金末祠廢土  
人呼為茅神臺○  
段子明祠○子明齊將有墓在蒲臺宋  
元符三年賜額善應廟建中靖國元  
年封善應侯俗云段干木者非是

德風堂○德州公署舊堂

高津堂○舊在德州

顏魯公廟○德州城內燬于兵至元廿

三年即故基重建

管輅廟○平原城內

唐明宗廟○五代唐莊宗拔德州以李

嗣源守之莊宗敗嗣源入大梁是為

明宗民號其屯兵之地為明靈寨今即



龍

龍泉寺清平立也祀焉。建下寺有石刻。劉裕阜昌三年皇太子建。中題名最多。佛像古雅。皆有碑。又阜昌中。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

丘壠

秦冢益都府東二十五里。秦自燕奔齊。齊大夫與秦爭寵。使人刺秦。不曰。死殊而起。齊王求賊不得。秦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蘇秦。為燕作亂于齊。如此賊必得矣。齊王如其言。殺秦者果出。王因而誅之。秦死猶詐也。裂其軀而不恤。哀哉。般陽西又有秦冢。與此為二。豈葬而復詐。

印龍

士

夏敬



矣○嘗論戰國之北○以詠功耀天下者  
 秦儀也○秦洛陽人○儀魏人○乃曰齊人  
 多詠○置二子于何地乎○  
 營○臨淄西二里塔寺後爾雅云○水  
 出其左曰營○邱○淄○營其東南○故以名  
 也○晏子曰○先君太公築營之邱○謂太  
 公築邑此地○通志云○營邱即今臨淄  
 縣○或云在濰州昌樂其地本顓帝之

墟○爽鳩始居其後季荊伯陵因之○太  
 公又因之○按顓帝都于濮陽○少昊時  
 爽鳩已居營邱○又為顓帝之墟○何耶  
 在昌樂者○乃營陵城○元魏誤以為營  
 邱○而縣焉○營邱之北○自唐長慶間立  
 太公桓公○今惟宋景祐三年碑存○  
 桓公祠墓○臨淄東南十里○水經注云○  
 女水西有桓公冢○甚高大○一墓二墳



晏謨曰○依陵記○非葬禮○如承世○故與  
 其母同墓○而異墳○伏琛所不詳也○冢  
 東女水○原有桓公祠○侍其衡○奏魏武  
 帝所立○衡曰○近日路次○各郊瞻望○桓  
 公墳壟○在南山之阿○請為五祀○為塊  
 然之至○然則俗謂二王家○又云公與  
 女之家○皆非也○唐貞觀十年○太宗詔  
 禁樵採○

三士冢○臨淄南一里○一墓三墳○諸葛  
 武侯梁父吟○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

里○冢○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借問誰  
 家墳○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  
 絕地紀一朝被讒訕○二桃殺三士○誰  
 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注引晏子春  
 秋曰○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  
 勇而無禮○晏子言于公○魏之二桃○今



三子計功而食公孫捷曰吾一搏特  
 猶再搏乳虎功可以食援桃而起田  
 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功可  
 以食援桃而起田  
 洛河龜啣左驂治潛行水底逆流百  
 步順流九里得電而殺之左操馬尾  
 右挈龜頭躍而出功可以食二子曰  
 吾勇不若子功不逮子取桃不讓是

貪也○然而不死○是無勇也○刎頸而死○  
 治曰○二子死之○治獨不逮○又刎頸而  
 死○或曰○晏嬰賢相○豈有殺士之名○蓋  
 曹操既殺孔融○楊修○又送禰衡○荆州  
 假手○黃祖○三子○者○天下之望也○武侯  
 梁父吟○殆為此設○然則晏子春秋反  
 因梁父吟而附會○如山海經之于天  
 問耳○



田和冢○府北二十里普通店和為田  
 齊之太公皇覽作太公呂尚冢按檀  
 弓云太公封于營邱北及五世皆反  
 葬于周此不應有冢皇覽最巨信如  
 云濟南歷山上有太甲冢皆此類東  
 南者謂是齊胡公冢胡公獻公父亦  
 反葬于周

五公冢○臨淄東南十里齊昭公靈公

惠公頃公孝公五墳相近

高敬仲墓○臨淄東北二十里又名白

兔冢左傳莊九年鮑叔曰管夷吾治

于高儀即敬仲也

杞梁冢○臨淄東三里春莊公襲莒杞

梁死焉其妻迎其柩而哭之詳見檀杞

弓左傳

黔敖冢○臨淄東九里齊饑黔敖設食



田和冢○府北二十里普通店和為田

齊之太公皇覽作太公呂尚冢按檀

弓云太公封于營邱北及五世皆反

葬于周此不應有冢皇覽最巨信如

云濟南歷山上有太甲冢皆此類東

南者謂是齊胡公冢胡公獻公父六

反葬于周

五公冢○臨淄東南十里齊昭公靈公

惠公頃公孝公五墳相近

高敬仲墓○臨淄東北二十里又名白

兔冢左傳莊九年鮑叔曰管夷吾治

于高儀即敬仲也

杞梁冢○臨淄東三里春莊公襲莒杞

梁死焉其妻迎其柩而哭之詳見檀

弓左傳

黔敖冢○臨淄東九里齊饑黔敖設食



乃與陳豨擊手步庭令豨舉兵吾徒  
中起天下可圖此又臧獲之見也信  
謀果爾何前智而後愚哉信非蕭何  
不晉及其失職怨何必深何啖呂后  
殺信遠誣信反千載之下尚不覺悟  
信其冤哉

逢萌冢

在益都縣云高士冢  
郡志在濰州營陵古城巾記

葵邱

臨淄西三十里古齊邑左傳莊

八年齊侯使連稱晉至父葵邱瓜時  
而往曰及瓜而代杜預在臨淄即此  
地齊桓公葵邱之會則在陳留

晉仲墓

臨淄東南二十三里唐貞觀中

晏子墓

臨淄古城北三里唐貞觀中

禁十五步不得樵採高密平原又

各有墓與此為三欽按晉載記曰墓



容德登堂邱望晏嬰冢額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而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之賢豈不知高其梁豈其禮蓋改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真悟平生意也以謨考之臨淄墓為真

辟問渾墓○壽光西南三十里俗呼釣魚臺渾晉幽州刺史慕容德陷廣固殺之渾子道秀諸德請與父俱死德曰孝子特原之

臧臺○壽光西四十里舊有宋碑云是臧武仲之墓愚按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紇致防而奔齊至昭公十年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臧



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是時武仲客齊已十八年其終不歸魯而卒葬于齊乎又西五里有馬陵臺水經注云不知是誰之冢世謂馬陵臺

熙熙

熙熙臺○壽光北城上○蓋取老子象人

熙熙如登春臺立各不知初于何代

鳳凰臺○壽光西北三十里宋天聖間

蒼頡

鳳凰下此因築臺有宋碑北有南皮臺前有東岳南岳行祠金永安二年碑刻在焉疑即古平望亭也平望亦漢縣見伏琛齊記

謂孔子問經石室非也通志云蒼頡

石室記二十八字在蒼頡北海墓中

土人呼為藏書室周時自無人識逮

九



秦李斯始識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  
 迭玉漢叔孫識十三字豈孔子至魯  
 亦嘗訪焉故有問經之目  
 過宋臺○壽光南二十五里  
 官臺○壽光北七十里有鹽官壽光古  
 有灌亭豈灌轉為官亭廢為臺邪俗  
 謂周回有十臺九城信然如熙熙  
 過宋官臺之類皆不可攷

任光冢○樂安城西二里俗傳任光冢

按光南陽宛人更始初為信都太守  
 從光武破王郎即封阿陵侯率子隗嗣  
 隗仕至司空又傳三世至孫世徙封  
 北鄉侯北鄉始為齊地自此鄉上官  
 封無至齊者光何緣有墓在此豈北

貝邱○博興南五里左傳齊侯田于貝



丘見疑射之焜人立而啼乃公子彭生也即此地亦曰貝中聚

董永墓○博興南三十里世說永東漢人鬻身以葬親般陽長山南又有

青丘○樂安北清水洎蓋以青丘得名齊景公有馬千駟田于青丘與晏子

游于少海皆此地少海謂渤海也

伯氏冢○臨朐古駢邑伯氏所食後為

管仲所奪伯氏沒齒無怨言故城西

有其墓○紀邑故城在臨朐郡東南本

麓臺○濰州西孤山之麓一小阜下名

麓臺柳寰宇記云州西二十里高二

丈三尺是弘墓也墓後有泉號為補

生泉九域志云公孫弘讀書處

王哀墓○濰洲南三十里







丘墳

在焉

慈阜○柴阜之東齊記云營陵南今濰

州○樂四十里有慈阜魏奉常王脩

葬此俗以修至孝故此阜以慈表稱

祭悲以鄰里為之羅社設此阜

寧墓○柴阜東十餘里蓋與原墓相

章墓○寰宇記云安丘縣西南四十

如安墓今不可考相傳為居氏王所表王即柴阜之訛今其地有邑人為墓身長濟王所立墓道碑

碑陽刺東塔諸詩在汶水西岸余初見之李

至○京北尹○日○融○上○封○事○劾○大○將○軍○王

鳳○為○鳳○所○陷○下○獄○死○初○章○為○諸○生○學

長○安○病○卧○牛○衣○中○泣○與○妻○訣○妻○怒○曰○

朝○廷○尊○貴○孰○如○仲○卿○者○病○困○不○自○激

昂○涕○泣○何○也○後○章○自○京○北○尹○上○封○事

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

中○涕○泣○時○耶○章○不○聽○果○死○獄○中○妻○子

中  
三  
表



嵩墓在  
年山西  
距城十餘里  
有李朝鄉  
先生張柏庭  
在享此立碑  
表以云生南  
甲至者誤

孫

從合浦鳳死始得還其妻亦賢矣哉  
因表而出然章泰山鉅平人何緣  
葬此惜其碑斷毀不可毀也  
嵩墓○安邱南西十里歛嘗寓宿太  
虛宮夢有趙先生者入謁謂歛曰聞  
君倚杵志僕有良友葬安邱其人節  
義高天下今世所無也請載之以勵  
衰俗歛覺而語梅仲昇以為鄉人趙

岐應作歧是元  
刻之誤

賓石字或  
富改作碩者  
非

伯善共訪之伯善愕然及閱趙岐傳  
始悟為孫賓石也嗚呼邠鄉處複壁  
中著書以名世固奇士非賓石之高  
義則志弗克伸矣偉哉若人尤奇者  
斯夢也故識之

康

成祠墓○膠州高密縣西北五十里  
劉宗山○山產磨石古礪阜也水經  
亦謂之碑產山高士傳云袁紹屯官



壞字之誤

古冢○郡國志云○即墨城北有古冢或  
鄭母云○因高密有鄭公鄉土人訛為  
舊葬地○即今益都府東五十里鄭墓  
店是也○公御孔北海告高密縣所立有鄭  
有○在○廟○之前有唐開元碑○縣西有鄭  
葬於劇東○後因墓壞歸葬礪阜墓前  
渡逼去○隨軍不得已○載病至元城卒○

雙

發之○有黃牛○從堦門出○犯之○耶○不  
可動○又云○縣有徐誕弟子夏侯阜墓○  
阜死○後有人○遇阜○以手巾寄信與誕○  
乃棺中物也○  
女冢○膠州訛斤城南○耆舊相傳○宋  
靖康間○臨海王氏姊妹與姑避難為  
虜所得○王氏謂曰○汝放姑還者○當從  
汝也○虜縱姑去○王氏姊妹罵曰○我周



閱家○豈為賊○汙○即投海而死○居人得  
其屍而葬焉○此與唐奉天○竇氏二女  
無異○惜乎不得其家世之詳○  
曹嵩墓○沂水縣南百二十里○嵩操之  
父也○避難瑯琊○操使迎之○輜重百餘  
兩○陶謙別將張闓襲殺嵩于華費間○  
取其財物因奔淮南○操引兵攻謙拔  
十餘城○阮殺男女十餘萬○口○鷄犬亦

盡○吁○嵩居亂負乘操復讎○濫殺閭  
財煽禍一事而作戒○數端○此之謂也○貪  
王祥墓○沂州北廿五里○墓西威溝湖  
孝感泉○剖冰羅鯉之地○傳云○求忠臣  
于孝子之門○祥至孝○晚乃失節○事晉  
却陵川續後漢書○列之篡臣○惜哉○余  
故表而出之○為昏耄持祿者之戒○  
鯨墓○沂州東南百里羽山之下一

卷之五  
三十五  
章仁



奚公冢○滕州東南青邱村奚山下○古  
奚邑

常賢墓○鄒縣嶧山之陽石表大刻曰  
漢丞相常賢墓

左丘明下河  
劉靈墓

左丘明○嶧州東北七十里元和志東  
平平陰縣東南復有丘明墓

王肅墓○嶧州東南二十五里  
劉靈墓○嶧州東北二十里已上並見

墓

今肥城志載有左丘明墓

蔡相冢○萊州膠水西北金尚書右丞

相蔡松年墓也松年自號蕭閑老人

子珪亦好學博知第進士任至禮部

郎中出守維州卒縣南復有蔡邕冢

伯喈陳留圉人未嘗歷齊宣亦松年

族人之墓遙祖伯喈邪



奚公冢○滕州東南青邱村奚山下○古  
奚邑

常賢墓○鄒縣嶧山之陽石表大刻曰  
漢丞相常賢墓

左丘明下河  
指多墓  
字

左丘明○嶧州東北七十里元和志東  
平平陰縣東南復有丘明墓

王肅墓○嶧州東南二十五里

劉靈墓○嶧州東北二十里已上並見

蔡松年墓  
蔡松年墓  
蔡松年墓

寰宇記  
靈墓所  
名劉耀村今

淳于髡墓○般陽東六十七里史記

蔡相冢○萊州膠水西北金尚書古丞

相蔡松年墓也松年自號蕭閑老人

子珪亦好學博如第進士任至禮部

郎中出守維州卒縣南復有蔡邕冢

伯喈陳留園人未嘗歷齊宣六松年

族人之墓遙祖伯喈邪



閔子祠墓 ○ 濟南府城東門外五里 宋  
 熙寧七年 濟南太守李肅之即墓前  
 置祠立碑 獲子由作記 東坡書又濰  
 州昌邑 西北子騫阜 古亦有廟 濮  
 州范縣 又云有墓未詳  
 陽貨墓 ○ 章邱西北十里 高丈餘 貨嘗  
 奔齊 又遼晉趙未知 死葬何地 云此  
 有墓未詳

可殺

房彥謙墓 ○ 章邱西南三十里 唐刺史  
 追封臨淄 必玄齡父也 墓有碑 李百  
 葉文 歐率更書 極精 近聞村人以打  
 碑之擾 毀什 必良可嘆  
 鄒衍墓 ○ 章邱東十里  
 燕軍冢 ○ 長清縣南十五里 寰宇記云  
 謂是燕昭王 後人誤也 恐是燕軍  
 之冢 耶



班超冢○寰宇記云在長清東北二十

五里定遠扶風平陵人以和帝永元

十四年八月徵還洛陽九月卒齊地

曷為有墓豈以者有東平陵而附會

之邪○

赫昏氏墓○章邱臨濟鎮袁故朝陽城

內○

劉豫墓○濟南城西鵲山下墓中產蝎

按宇文懋昭劉豫錄云豫景州阜城

人○宋元符中登第累官至殿中侍御

如○被劾出為兩浙察訪至真州丁父

憂○居馬金兵陷河南高宗過維揚起

復○豫知濟南豫到即金人利誘之百

姓○遮豫願以死守豫竟出降金人徙

豫○知東平節制河南兵馬及張邦昌

廢○豫使子麟以重賂結粘罕及其腹



心高慶裔軍求借號粘罕假以百姓  
 推戴請于金王立豫為帝國號大齊  
 改元阜昌初據東平繼遷于沐僉發  
 卿兵三十餘萬付子頹任貌頹之分  
 道寇宋大敗而歸豫猶請戰不巳金  
 主下詔廢為蜀王父好竝徙上京豫  
 借位凡八年至上京改封曹王而死  
 初豫借立有醉民罵豫曰你是何人

要作官家大宋何負于你進士邢希  
 載亦勸豫歸豫皆殺之豫父子嚴  
 刑暴斂取快一時見兵士賣陵中玉  
 椀即置淘沙官再發河南山陵及發  
 民間無主墳墓行五等稅汝民鬻子  
 者皆稅百錢下至倡優日有納課臣  
 下納女獻妻者皆得遷官貫罪者汴  
 之金帛糧斛山積父子姬妾各百

三

張電



餘人貪淫不道有如此者金皇統間  
沂州普照寺碑亦謂豫專以苛政理  
國知衆不附尤缺中多忌者足證其  
暴云或問欽曰契丹入汴梁而民驚  
散女直入中原而民不服其勢一也  
契丹則以南帝喙趙延壽父子而終  
不肯立女直則始帝張邦昌又帝劉  
豫何世應之曰嘗聞蕭太后責延壽

父德弱曰汝為人既負其望不能  
却敵又欲乘亂繳利所為如此何面  
目以求生其論甚正抑知帝王大器  
須英雄之始克負荷豈敢降如虜  
所能堪邪女直則不然乘高宗之懦  
且協且和狙詐百出無復契丹之正  
矣至如劉豫直以賂結權貴而得立  
其為早猥又邦昌之所羞使高宗若

王  
章振



稍○有○雄○才○擒○之○如○獵○狐○兔○元○遺○山○取  
豫○而○黜○石○勒○不○知○其○何○說○也○豫○嘗○遊  
平○陰○龍○泉○寺○有○留○題○來○者○訕○笑○遺○山  
後○為○解○嘲○云○河○邊○裝○難○尚○能○飛○無○角  
無○鱗○自○一○齊○甲○子○紛○紛○等○兒○戲○壁○間  
休○笑○阜○昌○題○然○則○豫○在○當○時○自○有○定  
論○遺○山○何○故○曲○為○之○說○党○惠○如○此○豈  
不○為○斷○腕○后○所○笑○耶○自○古○經○生○文○士

學博才高而性癡識隘害理者不少  
如遺山之流可不戒哉

婁敬祠墓○德州德平東南二十里祠

在墓側五代周顯德間建膠州復有

奉春墓未詳

東方朔祠墓○德州東四十里古厭次

城北祠在墓南○宋元符間封智辨侯

顏魯公守平原書先生畫贊立碑祠



下○今碑穀州署內○棣州陽信縣○古邵  
 城○又云有墓○益都壽光縣東方村○又  
 有○初○先儒謂非高祖用子房○乃子房  
 用高祖○欽○亦謂曼倩○非漢武所得御  
 曼倩以智御漢武耳○此子房赤松之  
 遊○其迹尤晦○漢廷爵祿○惟此輩人○不  
 為所磨○嗚呼○高哉○歎○嘗過其廟○有詩  
 云○甲乙不焚珠壁帳○百錢囊粟且婆

婆○殿前怒擗黃金戟○天上偷將紫玉  
 珂○班固○有評真率爾○子雲祿隱果如  
 何○漢初除却椎秦手○只許先生逸網  
 羅

張騫墓○平原縣東北○騫嘗窮河源平  
 原河所經因附會耳

風土  
 唐虞三代○風化尚矣○春秋以降○列國



殊俗去古未遠自秦漢以後千八百  
 年○挽天下風俗五變愈下○蓋自漢至  
 西晉一變○五胡南北至陳隋一變○隋  
 唐至安史之亂一變○安史滅君臣之義未盡  
 之交又一變○安史滅君臣之義未盡  
 至五代則然矣○五湖南北華統未斷  
 迨金宋則絕矣○是皆閔天地之大運  
 非若春秋戰國異政殊俗專可以人事

論也○故今天下四海九州○特山川所  
 隔○有聲音之殊○土地所生○有飲食之  
 異○小小習尚不同○謂之土俗○可也○其  
 大好惡大趣向○則係乎一氣之運○一  
 代之治○不得以異俗書也○然自漢史  
 以表代存○列郡之俗○亦不得攷古  
 証云○今至于土產亦略具前式以相



訓其未詩柔然乎曰蹶齊曰臨封  
詰為遠可輕廣而前我詩毛淄師  
詞舒聲以重谷此漢于作詩名尚  
義緩詩觀摩大亦地著營作營父  
求之猶其連川舒理乎遷邱是  
之辭傳此異異緩志而遭故謂  
遠若得類齊制之載此我齊太  
矣以其與皆民融齊亦乎詩公  
三五 吳聲余學生雖風舒囂曰詩  
季而按者其非俗緩之間子風  
札味漢所間此侯之營兮營國  
聞云世當異篇我融兮又兮是  
齊則去觀俗所于也又兮是  
之知古也剛至著記詩曰古師也

前漢地理志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  
有淄川淄東萊瑯邪高密膠東南有泰  
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  
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洛南平原  
皆脊分也少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  
時有季荝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  
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  
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

三五

知



敬○曰○決○決○乎○大○風○也○哉○其○太○公○乎○國○  
未○可○量○古○有○分○土○也○分○民○太○公○以○者○  
地○負○海○島○鹵○少○五○穀○而○民○人○寡○廼○勸○  
以○女○工○之○業○通○臭○鹽○之○利○而○人○物○輻○  
湊○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  
富○國○合○諸○侯○成○桓○伯○功○身○在○陪○臣○而○取○  
三○歸○故○其○俗○彌○俊○織○作○冰○紈○綺○繡○純○  
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

治○齊○修○道○御○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  
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濶○達○而○  
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與○行○謬○虛○詐○  
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  
公○兄○襄○公○濞○鬻○姑○姊○妹○不○嫁○于○是○全○桓○  
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  
家○主○祠○姬○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  
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陰○廣○里○



齊俗婦少婦字  
原是歸控字  
今改作婦字

有巫兒山宣以主祠女得名邪襄公  
鳥齊俗行女比之詩刺之飾朴然近  
代幾煥言婦五亦簡語邑雜十市野  
風聞猥變市有女蒨入三勝年井  
漸與燕鄭同風昔太公始封周公問  
矣是誠可夏也曰舉賢而後上功周  
何以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  
曰世為疆臣田和所滅而如自立為  
世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智  
侯

按漢書作  
威王

齊桓公以為大知更稱田氏九世至  
和而篡至孫成王而稱王五世為秦  
所滅臨淄海岱間一都會也其中具  
五民云

欽按諸語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  
變至於道說者曰夫子之時齊疆  
魯弱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  
桓公之霸為淫簡尚功之治大公



應子解字

之遺法變易盡矣故齊俗急功利  
 喜夸詡乃霸政之餘習所謂夸詡  
 亦霸者假仁義之稱耳漢史直謂  
 其失夸奢言與行謬虛詡不惜此  
 汲黯詰公孫弘之言也弘為宰相  
 不能面折庭爭常皆公卿正議阿  
 順上指黯目之曰詡當與詐者弘  
 也各人豈盡然歟且如婁敬亦繼

橫人也求見言事虞將軍欲與  
 初敬曰臣衣布衣布見衣褐衣褐  
 見則其所守可知况過于敬者可  
 以詠概其俗乎夫自戰國以來天  
 下並爭惟齊魯之間學者弗廢漢  
 興言易自淄川田何言書自濟南  
 伏生魯詩則浮邱伯齊詩則轅固  
 生春秋則齊胡毋生論語則瑯邪

三人

夏慶



王卿膠東庸生遭秦滅學傳經淑  
 溪多是齊人故史于齊魯之俗獨  
 曰好經術尚禮義他國則否亦可  
 見其俗之美也先王之化流風善  
 政為世後易豈能無弊齊俗之弊  
 始于管晏較之王政為少差耳故  
 經秦歷漢敦經重義風俗不薄逆  
 亂不萌漢武帝以燕王旦上書欲

圖為嗣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  
 之鄉乃置于燕果有爭心旦後欲  
 反劉濞謀以臨淄應之尋為雋不  
 疑所誅先是七國作難各不與  
 唐世藩鎮自河北淮蔡以至川蜀  
 無不叛亂惟淄青一鎮未嘗擊兵  
 暨朱温圖昭宗于鳳翔詔徵諸道  
 兵莫有應者獨平盧節度使王師



人俗于編殘此足範  
州維染北為金言表奉  
人揚以衣兵之忠詔  
或志惡冠人亂忠恭感  
又云名之教李義載泣  
云灘全旗變戰父子奮  
萊州羣盜卒叛盜俗斑  
人者盜的伍于南子方不致無  
未東野不忠義之叛戶幸由成  
孰語知義之叛戶幸由成

養子東野壇本徐希稷之  
者子賈涉云全維楊子  
之學其後鎮無子楊子  
以希稷舊與全稷命託壇  
後非吝氏與全稷切民為  
論非吝氏與全稷切民為  
自速誅夷然敗俗汗善不  
或曰然則王著何如曰著  
臣蓋刺客轟政之流惡則  
壇畔逆之比哉欽惟忠孝  
道禮豈權



義之俗本諸人心况去古未遠流  
風可尋非緣禍亂可得而泯也故  
愚謂齊本詩書之國忠義之邦攷  
證史寔非泛言者嗚呼司馬溫公  
有言上行下効之謂風薰陶漸漬  
之謂化淪胥委靡之謂流民心安  
定之謂俗夫教化薰陶固系于  
上不淪胥于弊陋不委靡于頹波

安乎忠孝定乎禮義俾俗不愧古

隋志

此亦鄉賢之責也  
曰齊郡舊日洛南其俗好教飾子  
女淫哇之音能使骨騰肉飛傾詭人  
目俗云齊倡本出此也視柯縣俗賓  
婚大會饌饌雖豐至于蒸膾嘗之而  
已多則謂之不敬共相誚責此其異  
也○大抵數郡風俗與古不殊男子多



務農桑崇尚學業其歸于儉約則頗  
變舊風東萊人尤朴魯故特少文藝  
愚按漢志趙女彈弦點躑徧諸侯  
之後宮至隋則洛南倡豔豔高  
洋之遺風歟今各俗此豔趙諸郡  
號為朴野東方尤甚惟洛南水陸  
輻湊高賈所通倡優游食頗多皆  
非土人歛佐廉察曰朔望行香

三皇廟廟旁見倡家立命遜之逮  
今城中無此輩上官賢牧存心風  
化此亦易事云

洛陽伽藍記後魏楊後魏太傅李延寔

者莊帝舅也永安中除青州刺史將  
行奉辭帝謂寔曰懷博之俗世號難  
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寔答曰  
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曰



近松丘臣已久乞閑退陛下涓陽興  
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  
謹奉明敕不敢失墜時黃門侍郎楊  
寬在帝側不曉懷博之義私問舍人  
溫子升子升曰吾聞至尊兄彭城王  
作青州刺史聞其賓客從至青州者  
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  
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百姓皆懷博

叩頭以美其意及其伐下還復以博  
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  
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  
今家道惡賜中不懷愁懷博之義起  
在於此也潁川荀濟風流名士高鑒  
妙識獨出當世清河崔叔仁稱齊士  
大夫曰齊人者外矯庶幾內懷鄙悞  
輕同毛羽利等錐刃好馳虛譽阿附



成名威勢所在從共歸之苟無所資  
隨即捨去言薰薄之甚也

欽按此亦五胡南北亂離之際青  
有此俗蓋牧守有賢否民心有好  
惡上之黜陟賞罰不足以厭其心  
激之使然也甚則至於孫恩之醜  
縣今黃巢之殺官吏豈特懷博而  
已書云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

勝予聖人之畏民如此寧有怨上

之俗哉金末內翰鄭子明知沂州  
作十愛詞有云我愛沂陽好民淳  
訟自稀誰言珥筆混萊夷行見離  
離秋草鞠園扉俗有登萊沂密腦  
後挿筆之語子明治沂民淳訟簡  
可比山谷江西道院之論故云後  
之為牧疾民訟而無德化專恃刑



罰欲勝民者能無愧乎

王曾沂公言行錄云沂公青州人宋真宗問曰卿鄉里諺云井深槐樹麀麀街闊人義疎何也曾對曰井深槐樹麀麀土厚水深也街闊人義疎家給人足也真宗善其對

余按古諺鄙齊俗之薄於義也齊自孟嘗任俠過義後世反敗其俗

至於近代不惟鄉義疎薄骨肉之恩亦虧喪矣蓋因金亂瘡痍之餘重以李彊之困民有跬地銖彥必分膝下嬰孺亦於昆仲有彼己之辨風俗大壞且五代干戈之際民有累世同居旌表者在在紀之豈有承平百年風俗乃薄惡如此可勝歎哉漢志曰南陽好商賈召父



富以本業穎川好爭訟分異黃霸  
化以篤厚君子之德風也然則齊  
俗之弊果不可變邪

齊策卷五



